

家鉉翁受羈河間攷述

魏崇武

(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

作為被元朝扣留的南宋使節，家鉉翁的名字在歷史上並不特別響亮，雖然也是鐵骨錚錚，但與稍後被俘的文天祥相比，影響自然是大大不如。其實，他的氣節曾經得到過許多人的讚許，足以與稍前被南宋扣留的元朝使節郝經並稱。郝經被南宋扣留十六年，至元十二年(1275)放歸，旋即病逝；次年，家鉉翁被元朝扣留，十九年後才重返南方。我覺得，“北郝南家”應該是一個有意思的概括。家鉉翁被扣留的十九年中，後十七年是在河間度過，有關材料雖然不很豐富，但相對於其他被俘或被扣留的大多數南宋士人，卻又還算多一些。因此，弄清他在河間的狀況，對於瞭解流落北方的一批南宋士人的生存狀態會有些幫助。

家鉉翁(1213—1298?)號則堂，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宋史》有家鉉翁的傳記，文字不很多，全引如下：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少卿，直華文閣，以秘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甯府兼福建轉運副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權侍右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大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於大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還，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囊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

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大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1]

以上是家鉉翁的仕歷與主要事蹟，後出的史著如《宋史新編》、《南宋書》、《宋季忠義錄》以及一些地方誌等，關於家鉉翁的傳，全是抄錄《宋史》本傳而成。但是，由於沒有年譜、行狀、墓誌銘等流傳下來，要想更詳細地瞭解家鉉翁的生平事蹟(特別是北上前、南歸後的事蹟)顯得十分困難。好在家鉉翁的作品尚未全佚，現存《四庫全書》六卷本《則堂集》，乃輯自《永樂大典》，其中絕大多數作品都完成於羈縻河間時期^[2]，這樣，對於我們瞭解他在河間的生存狀態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一 不遑甯居，生活困頓

據宋嚴光大《祈請使行程記》^[3]，家鉉翁充祈請使，從杭州出發的時間是在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二月初九，閏三月初十到達大都。同月二十四日，迎謁抵燕的全太后、宋恭帝一行。四月十

二日隨全太后、宋恭帝一行赴上都覲見元世祖，二十二日抵達，五月二日成禮。此次祈請以失敗告終。回大都後，不滿三年，家鉉翁先“移漁陽，又移河間”^[4]。河間，歷史上曾為瀛州，所以家鉉翁後來的《假館詩》自稱“江南遺老瀛邊客”。在移置河間的路上，家鉉翁曾遭受搶劫^[5]。

至元十五年(1278)，家鉉翁來到河間，在城區中心地帶租房居住。據《肅堂記》、《肅堂說》、《種德堂記》、《德昭字說》等，家鉉翁與鄰居李吉甫父子以及郭舜元交情很好，李吉甫的中子李志遠、幼子李茂實都長期跟隨家鉉翁學習，特別是李茂實成為家鉉翁在河間最鍾愛的弟子。從李、郭二家來看，李家是官宦人家，郭是儒士，家鉉翁的鄰里情況還相當不錯。

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年裏，家鉉翁又連續三次搬遷。《近古堂記》：“自燕徙瀛，三閱寒暑。……僦去三徙，自城之南歷西而東，所至皆有學塾。”繼而，家鉉翁又在三年中搬遷兩次。《水調歌頭·題旅舍壁》說“六年裏，五遷舍”，《假館詩》說“五遷來到詩書宅”。第五次是又搬到城西，依當地人趙器之而居。從此，家鉉翁才安居了若干年。至於自趙器之之死後至家鉉翁南歸前的幾年裏，他是繼續在趙家的房子住下去，還是又要搬遷，不得而知。

家鉉翁在河間的生活頗為困頓，這恐怕與他先是在大都傾囊營救文天祥的妹妹、後來移置河間的路上又遭搶劫有關。在河間，在衣食住行上：行的方面不用說，家鉉翁不能離開河間；食的方面，文天祥曾說“如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已”^[6]，還算有一定保障；衣、住方面都很困難。家鉉翁《祭器之文》曾描述了自己被羈縻於河間的困境：“居無把茅，臥乏班荆，病無以藥，寒無以衾。”因此，在某些作品中，家鉉翁感謝一些熱心人的幫助，在物質上主要提及的就是住、衣這兩個方面。

從現存材料看，最為熱心地幫助家鉉翁的人有陳彥祥、陳子新父子和趙器之。陳彥祥是個樂善好施、喜歡交友的人，從覃懷避難到河間。家鉉翁說“病身不死賴公藥，僦屋無人因公戶。蕭然一身水上萍，惟公為我北道主”^[7]。陳氏父子都篤信佛教，家鉉翁雖然不贊同他們的信仰，但這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交誼。家鉉翁現存的詩文不很多，卻竟有五篇文、八首詩是為陳氏父子而作。家鉉翁十分看重他們之間的友誼，認為“天涯獲識我輩人，乃是三生林壑侶”。至元十七年(1280)陳彥祥赴任邢州，家鉉翁依依惜別，不禁落淚，甚至擔心“再見便作來生期”。後來，陳彥祥棄職歸隱。至元二十七年(1290)，陳子新拔貢，官於大都，迎養雙親。這下，家鉉翁與陳氏父子才真的永別了。

在城西，趙器之為其“北道主”。通過《假館詩》，我們可以知道，趙器之拿出三間房給家鉉翁居住，又贈送衣被等生活用品，甚至還劃出城西的一塊土地，送給家鉉翁作將來的墓地。^[8]通過《中秋日菊盛開》、《道山堂記》、《道山書堂記》等詩文，我們可以知道，家鉉翁曾與趙器之共讀《程氏遺書》，曾一起在龍祠前賞菊賞月並賦詩。他還為趙器之的別墅道山堂以及趙器之修蓋的鄉塾道山書堂作記。可以說，趙器之的關照，使家鉉翁被羈縻河間的日子消退了些許灰暗的色彩。《水調歌頭·題旅舍壁》一詞表達了家鉉翁第五次搬遷後得其所哉的欣慰之情：“瀛台居左界，觀面是重城。老龍踞踞不動，潭影淨無塵。此地高陽勝處，天付仙翁為主，那肯借閒人。暫掛西堂錫，仍同旦過賓。六年裏，五遷舍，得比鄰。儒館豆籩，於粲弦誦有遺音。甚喜黃冠為侶，更得青衿來伴，應不歎飄零。夜宿東華榻，早餐泮水芹。”臨近鄉塾和歸潔道院，有儒生、道士過往，家鉉翁覺得有了不少樂趣。正因為如此，對於趙器之的去世，家鉉翁感到萬分悲痛。《祭器之文》追述了自己在河間貧病交加的困窘，對趙器之不顧某些人的阻撓堅持施助的厚德深致感激之情，對他的逝世表達了沉痛的哀悼。

此外，有一位官員孔某來河間赴任同知一職，剛剛到達，即主動登門探望家鉉翁，關心他的生活。家鉉翁有《孔同知孔聖之裔垂念逆旅用意勤甚詩以謝之》一詩，其中“竭來高河陽，乃在天壤北。離群久索居，心茅殆欲塞”、“良朋忽踵門，厚意傳矜惻。分我繼續溫，責我素絲緘。寒谷回春溫，古道見顏色”等詩句寫出了作者的生活狀況，並表達了對孔同知的謝意。不過，孔某在家鉉翁的詩文中僅此一見。結合前面所述的情況來看，當地官方對家鉉翁的關照畢竟是有限的，因此家鉉翁在河

間的生活仍然較為艱難，需要民間力量的幫助。

二 結交新朋，盡心傳學

(1) 交遊狀況

在燕京時，家鉉翁曾想與當時北方的大儒、思想界和教育界領袖許衡見面，卻無法實現。家鉉翁自燕至瀛，而許衡也告老而歸，旋即下世（《拙齋記》）。在河間，家鉉翁的自由度比在燕京時顯然要大一些。《題中州詩集後》說：“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家鉉翁接觸到許多身份、地位不一的人，交往的程度也有深有淺。

① 官吏

家鉉翁的氣節與學識贏得了人們的尊重，所以不管是在當地任職還是因公過往的官吏，即將赴任還是已經退休的官吏，不少人與家鉉翁有來往。其中既有正三品的朝官，也有地方上的普通吏員，但主要的是州縣一級的父母官。較為有名的人物只有田忠良（1243—1317）、劉容二人。田忠良，字正卿，中山人。通術數之學，受知於元世祖，因以致顯，《元史·方技傳》列在首位。劉容，字仲寬，號拙齋，雲京人。師事許衡，文武雙全，以忠直廉明稱，《元史》卷134有傳。田忠良請家鉉翁為其“一樂堂”作記；劉容因公事到河間，禮遇家鉉翁，還贈送茶葉，使家鉉翁頗為感動^[9]。不過，家鉉翁與他們只不過是一面之交而已。

交往較多的主要還是上述陳氏父子、李氏父子以及張彥舉、趙省齋等人。陳彥祥、陳子新父子均為吏員，李吉甫、李舜臣父子為高陽、肅甯等縣長貳，張彥舉、趙省齋是學官^[10]。也許是陳氏父子避難至河間與家鉉翁被羈縻河間的遭遇較為接近，陳氏父子身為吏員的不得志感與家鉉翁出使被拘的挫折感也容易產生共鳴，因此，比起李氏父子，陳氏父子與家鉉翁的關係更親密一些，酬唱也更多一些。但在學術旨趣方面，家鉉翁卻與陳氏父子不相契合，反而在李家找到了自己在北方的傳人——李吉甫的幼子李茂實。張彥舉原為河間路儒學教授，趙省齋曾在京師任儒學提舉，均退休在家。有意思的是，河間路很注意利用這些退休學官，請他們講學，以作為提高當地吏員素質的一個舉措。家鉉翁《路幕請趙提學疏》、《路幕請張教授疏》等文章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所謂“各抖擻簿書之塵，共薰陶禮義之教”，以便“本詩書而輔律令”，這是很富有時代特徵的。

同樣富有時代特徵的還有《送崔壽之序》、《送楊善長序》等文章。由於元代長時間廢除科舉，不少儒士只好出任吏員。但擔任吏員的往往還有不少僅僅粗識文字的人，素質之低下不言而喻。因此，家鉉翁在《送崔壽之序》、《送楊善長序》等文章中，一再講明士與庶的區別，強調儒士之為貴，提醒儒者不要忘記自己的責任，而要以道自任，要與其他刀筆吏區別開來。這是家鉉翁與當時的儒吏交往中所提出的忠告。

② 普通儒士

除了官吏之外，家鉉翁還與不少普通儒士有來往，其中既有耄耋之年的老儒，也有年僅弱冠的莘莘學子。其中比較值得一說的交遊者，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趙器之、郭舜元、李志遠和李茂實兄弟外，還有陰振之、靳士約、劉文蔚、李積中等數人。

陰振之是鄉塾先生，他“朝夕所稽，皆六藝之言，與夫訓詁傳注之辭”（《稽古齋說》），還是漢唐儒學的傳統路數。家鉉翁雖然讚許他不慕榮利，但提出當求六經義理。二人的交往可說是新舊儒學交流的例子。

在燕京，家鉉翁無法與許衡相見。但到河間後，卻和許衡的門人有接觸。靳士約是許衡門人，當時年方二十左右，與家鉉翁“邂逅古瀛館中”（《約齋說》）。加上前文所述的秘書監劉容，家鉉翁至

少和許衡的兩位學生有過來往。另外，家鉉翁還和北方較早研習理學者李俊民的一位名叫伯成的學生來往^[11]。這又是幾起南北理學交流的事實。

劉文蔚以前就接觸過理學，家鉉翁來到河間，就跟隨家鉉翁學習。兩人“匪道不談，匪經不說”（《祭文蔚文》）。他久患眼疾，一次夜訪家鉉翁，共研《先天圖》之後，次日早晨竟然眼睛復明。於是當地人哄傳家鉉翁有良藥，爭相請求治病。家鉉翁只好辯白：“先生無藥亦無方，請將心來為君洗。”^[12]家鉉翁對劉文蔚有很高的期望，可惜他盛年就去世了。從《祭文蔚文》看，是死於非命。

李積中勤敏好修，積極向家鉉翁和其他鄉先生學習。他還熱心於教育活動，和同好者每十天就聚會講習一次。家鉉翁讚揚他對於重振河間久已廢弛的學風很有貢獻，其實，家鉉翁通過影響李積中，對此也是有一定貢獻的。

③其他

家鉉翁在河間的交往對象主要是儒冠縉紳之士，但和醫者、藝人、術士等也有一些交往。

古代儒者談及醫者，一般都是很看重，但又不曾把他們放到儒者之上。家鉉翁《中庵說》中所說的“醫，學問之道，近於儒，進則為儒矣。百家末流，藝術工賈，各事其事者也，其不能以齒乎醫。是故儒為貴，醫次之”，可以代表一般儒者的看法。因此，家鉉翁在為幾位醫者所作的文章中，都是要把醫道納入儒學思想之中來談。而一些醫者如《青鼎說》中的崔善卿也表示不滿足於僅僅以醫為業，還想以治四書五經、“講明道要”而獲用。

由於晉身仕途的機會不多，元代不少儒士除了出任吏職外，只好從事農工商等行業。家鉉翁說河間“為士者篤意內修，不求聞達，往往隱於農工商之間”（《塑夫子像說》），是一種客氣或者說是帶點美化的說法。但接下來“晝治其業，夜課書史，暇則相與聚而講習”，則道出一些人不願放棄治學的事實。說書人高鵬舉是不得不從藝的儒生之一。在“東鄰歌呼鬧如市，西鄰笙簫正鼎沸”時，他說書“說出忠臣烈士報國心”，使得“四座聞者為墮淚”。所以家鉉翁讚揚他“擇術頗可人”，祝福他有朝一日擺脫官身，能回家好好讀書^[13]。塑像藝人王潤卿不去佛寺、道觀塑能掙更多錢的神像，而是專門為學宮塑儒家聖賢像，家鉉翁勉勵他說，如果擴充他敬慕儒學的心，將可由藝而求道（《塑夫子像說》）。

從以上所述的交遊狀況來看，家鉉翁已經逐步融入河間的社會生活之中。但是，由於南北方長期的對峙，即使在統一後，南北雙方的人（特別是文人）還是存在一定隔閡。這一點，在河間人與家鉉翁的交往中表現得還不很明顯，或者說從家鉉翁現存的詩文中找不到具體的事例。但這種隔閡、衝突實際上與交流、融通長期共存，從後來吳澄被迫棄職南歸、董士選告誡元明善不要欺侮虞集等事情上可見一斑。

家鉉翁的名文《題中州詩集後》顯然是有感而發。他是在河間得以閱讀《中州集》的。元好問編輯金代詩歌總集《中州集》，將被金朝扣留的南宋使者的作品也收進去。對於元好問表現出來的胸襟，家鉉翁大加讚歎。家鉉翁認為，“中州”不僅僅代表著一個地域，而且代表著整個華夏文明，所以，不能僅僅以地域來區分是否中州人物，而應該是以文化來區分。南北分裂確實帶來了學術與文藝上的宗派主義，但最好還是把它們看作是統一時期的一種流衍現象。因此，他提出了“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裏外，皆中州也，而況於在中州者乎”的著名觀點，批評“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滓下風矣”。對於這些觀點，錢鐘書先生讚許其“可謂義正而詞婉者”^[14]。

(2) 傳播理學

河間是有深厚文化傳統的地方，漢代毛萇、董仲舒的影響十分深遠^[15]。到蒙元初期，由於理學影響在北方的逐步擴大，河間也出現了新舊儒學並存的局面。置身於這樣學術環境中，家鉉翁很注

意利用與河間儒士接觸的機會傳播理學(廣義)思想。

與金元之際的趙復不同,家鉉翁不再需要向北方儒士系統地介紹程朱理學的學派源流與概貌、典籍、學術宗旨、修養方法等,經過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隨著兩宋理學著作在北方的刊印流傳和一批北方學者的鼓吹,對程朱理學有所瞭解的北方儒士已經大為增加,更何況家鉉翁真正的學術旨趣並不屬於程朱學派,而是在以陸學為本的基礎上和會朱陸^[16]。因此,家鉉翁主要是根據對方的實際情況,因勢利導。在現存的文章中,多數是別人所求的“命題作文”,但不管求文者本來的立意如何,家鉉翁總能將其納入理學範疇來進行闡發。或吸引對方關注理學:比如,他勉勵穆修的裔孫穆秀之修明並宣揚穆修的學說,使人們瞭解周敦頤、邵雍學說的來歷,並推薦閱讀朱熹的《太極解義》、《易啟蒙》等(《送穆秀之序》);對於篤好歧農之學的黃某,他便將《素問》說成窮理之學,《本草》說成格物之功(《跋心如水翁治家箴》)。或緊扣對方的字型大小、室名、亭名等等,借機發揮理學思想,涉及到了理氣、心物、一殊、性情、未發已發、知行、格物致知、博約、敬靜、仁恕、誠等等重要範疇,探討了宇宙本體論、人性論、認識論、方法論、境界說等方面的重要問題,這裏就不一一舉例說明了。

家鉉翁總是鼓勵後學,說他們“有受道之資”或者“為受道之器”,如《德昭字說》、《景賢字說》等等。然而,家鉉翁在河間最鍾愛的弟子無疑是李茂實。《心齋說》一文的“心齋”不是室名,而是家鉉翁主動書寫贈與李茂實的兩個字。在文中,他很罕見地講了一大段自己的治學經歷,然後引出學生李茂實。其中自然大有深意,即這才是自己學問的真傳。他將自己“二十年間心性命之業見諸論難而有成說者”抄出來,全部送給李茂實,可謂期望甚高。可惜,不知道什麼原因,李茂實最終並沒有大的成就。

儘管說家鉉翁的學問使河間儒士獲益,但河間儒士對他也有促進作用。《景賢字說》:“自余來瀛,今八九年,士之志學而向道者辱從之游,余亦因是不廢其講習之益。”他的《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就是在河間才得以最後完成的。

五代時的馮道歷相四朝,身事七姓,晚年封於河間。享盡榮華富貴的不倒翁難免會引起一些人的羨慕。家鉉翁為世道人心計,屢屢找機會抨擊馮道。其《節孝堂記》云:“道晚歲得封於瀛,邦猶有指其生平遊歷之處,相與言曰:‘是瀛王舊遊之地。’余每懼其污染後人,壞亂風俗,屢因碑碣問懇懇見意,欲人之知慕乎古,毋羨乎馮。蓋為世道慮,與歐公《五代史》為節婦立傳同意,非徒言也。”馮道正是家鉉翁在河間所使用的最方便的反面教材。

三 思念故土,歸路渺茫

“曾向錢塘住,聞鶉憶蜀鄉。不知今夕夢,到蜀到錢塘?”^[17]家鉉翁這首《寄江南故人》曾打動了不少人的心靈,至今讀來,仍然使人感慨遙深。在錢塘時,正是家鉉翁仕途得意的時期,那時的思鄉,頂多也就有點淡淡的惆悵。而在河間,家鉉翁孤露餘生,流落天外,這時的思鄉,是痛楚而且彷徨。雖說是夜夜夢魂繞故鄉,但國破家亡、物我俱非,結句那像是帶著期盼的猜測,實際上傳遞出的卻是一種心靈無處安頓的迷茫。難怪明末清初賀貽孫《詩筏》稱讚此詩“情真語切,意在言外”,不減唐人^[18]。

在家鉉翁的詩歌中,思鄉正是其最常見的主題。許多事物,在引發家鉉翁鄉思的同時,也就激起了他的詩情。立春,他回憶起故鄉的東坡餅^[19];春季即將過去,樹木竟還沒發芽、開花,雪下個不停,他不由得思念起溫暖的南方^[20];與友人重陽日登高,暮年人又值暮秋,鄉愁縈結:

高陽今日是重陽,與客憑高送一觴。白首相逢俱老大,黃花隨地看芬芳。故園三徑都荒了,目斷晴空歸路渺。人生暮景更天涯,眼中愁緒知多少。寒風蕭蕭吹我衣,酒闌莫遣帽簷軟。

我歌老圃秋容句，君誦淵明歸去辭。我歌君和日欲夕，我醉君扶君須力。明年此會還相憶，江東暮雲千里隔。^[21]

友人朱信叔到長安任職，他一下就想到再往西是自己的故鄉，便叮囑朱信叔說：“由秦而西是為人蜀道，乘興一登岷峨轟天峰。我家正住岷峨下，定有鄉人故老識衰蹤。”^[22]在當時，河間沒有梅、竹，遍地黃沙，因此，家鉉翁只要見到畫上的梅、竹，也會產生鄉思，懷念家鄉的蕭蕭梅林、森森竹陣，同時寄寓師法梅竹歲寒之心的用意，如《謝舜元以墨竹為贈》、《題梅竹圖》、《雪中梅竹圖》等。家鉉翁總想回到故鄉，所謂“老矣只餘歸夢在，世間萬事付心灰”（《春欲暮雪作不已簡子新》其五），但過了一年又一年，總是不能如願。到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家鉉翁羈留北方已經十一年，有客人拿著蘇軾兄弟等人遭貶謫時所作的和陶辭來，又引發了他的無盡感慨。他想到蘇軾等人作完和辭後，最終都能回到故里，因此也作和辭一首，既表達對故鄉的思念，同時也寄託明年就能重返故里的幻想。不料，這一等又是近十年。

家鉉翁的思鄉和故國情懷其實是交融在一起的，只是他的作品中直接表達故國之思的較少。不過還是有些作品透露出了故國之思。比如《三山吳履道承出示理皇御書唐人詩恭題其後》一詩寫見到宋理宗墨寶的情形：“孤臣流落濱九死，老眼尚能識偏傍。旅簷驚見亟再拜，拜起不覺涕淚滂。”^[23]《假館詩》設想將來自己的墓碑“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逢掖”^[24]。都始終不忘自己是宋臣的身份。最為集中體現其忠於故國的情懷是《念奴嬌·送陳正言》一詞：

南來數騎，問征塵、正是江頭風惡。耿耿孤忠，磨不盡、惟有老天知得。短棹浮淮，輕瓊渡漢，回首觚稜泣。緘書欲上，驚傳天外清譯。 路人指示荒台，昔漢家使者，曾留行跡。我節君袍，雪樣明、俯仰都無愧色。送子先歸，慈顏未老，三徑有餘樂。逢人問我，為說肝腸如昨。^[25]

家鉉翁現存詞作只有寥寥三首，風格大體屬於蘇辛一路。另兩首爽朗俊逸，此首則沉鬱蒼勁，寫出了對嚴峻形勢的關注，表達了守節不改的決心。

然而，家鉉翁畢竟越來越衰老了。來到河間時，家鉉翁就已六十六歲。後來呢，《假館詩》曾自況：“江南遺老瀛邊客，來時鬢斑今雪白。”儘管他也曾有過“逢人問我，為說肝腸如昨”（《念奴嬌·送陳正言》）、“為言仗節瀛海上，齒發衰謝氣如虹”（《朱信叔洛陽人往佐長安省幕》）這樣表示氣概的詩句，還曾自比蘇武，說“窮堅老壯本分事”^[26]，但也僅此一二見而已。多數作品中，我們所看到的家鉉翁是一位貧病交加的衰翁。至元十六年（1279）8月24日，文天祥從建康被羈送北上。9月20日抵達河間，投宿時恰巧遇上家鉉翁^[27]。後來，文天祥追敘此次見面說：“余過河間，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宿昔，而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28]家鉉翁氣節不改，但北上僅三年，在文天祥眼裏已然明顯變老。後來“子死孫幼”（《祭器之文》）、生活艱辛的家鉉翁，甚至已經做好了死在河間、葬在河間的準備。《假館詩》在感激趙器之的同時，對自己的後事都設想好了：“今年不歸明年復不歸，病骨嶮崎會當化為原上骨。擬從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塚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逢掖。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家鉉翁幾乎要完全放棄重返故鄉的夢想了。

“衰翁無事日傾倒，佳客何人時一來？”^[29]日漸衰老的家鉉翁顯然是寂寞了。無事閑臥，盼人來坐。因此，我們不難理解他對一幅《太白賞月圖》的批評。他認為李白在胸次、情致方面與蘇東坡相似，應該有賓客一同賞月才對，批評該畫把李白畫得過於孤僻（《跋太白賞月圖》）。雖說家鉉翁在河間結識了不少當地的新朋友，但他的寂寞孤獨並不是輕易就可排遣的。《直齋記》：“晚歲來瀛，平生舊交皆遠，惟閉戶讀《易》而已。”追思往昔，他感歎往日朋友的絕情寡義。《雪中梅竹圖》把梅、竹當作真正的朋友，隱含了對故人的不滿；《篤信齋說》則直接抒發了鬱積的感慨：“交友之道，以信義為

本。信義著於平居暇日，人皆可能也。至於處患難、臨死生，而義形於色，信著於事，若金石之弗渝，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不可望於薄俗也。予周遊海內，歲行五周，所與締交數千百人。就其中相從之久，相知之深，殆不十數。平居無事，握手論心，期歲寒不忍負。及余身履患難之境，十更寒暑，困苦千狀，莫有能走一乘之使存問生死、少見朋友之誼者，況望其如巢元修徒步海南謁二蘇公，冒瘴癘、濱九死而不顧者乎？余在瀛，追想前事，每歎風俗薄惡，友誼凋喪，遽至於是！然亦自咎其取，友之非其人也。”常與他書信往來的只有避難入閩的弟弟家祖仁而已。因此，他把治經明道當作自己生命中最後一段時光的全部意義。他勉勵祖仁並自勉道：“吾兄弟雖衰邁日侵，不復有意當世，猶能以既老之識從事於經，尚庶幾托聖言以垂不朽乎？昔坡、穎弟兄感夜床風雨，而興會合不偶之悲。今吾與祖仁南北相望萬里，寒饑疾憊之弗恤，而汲汲於道，唯恐失之，是固常情所迂，而吾徒暮年，舍此復何所事乎？‘風雨淒淒，雞鳴喑喑’，自今益知所以自勉。乃書此復於祖仁。”（《志堂說》）這是家鉉翁的最後寄託。雖然有幾許辛酸，但畢竟他那一一直彷徨於思鄉、哀傷於衰朽的心靈終於有所安頓了。

附論：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成宗即位。當年六月，年已八十二的家鉉翁終於被放還^[30]。這可說是意外之喜，可惜今天不見表現其被放歸心情的詩文。倒是當時不少人聞風賦詩，表達對這位“義不二君，足為巨軌”（《宋史》卷421）的節士的歡迎與崇敬。如林景熙《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瀕死孤臣雪滿顛，冰氈齒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31]釋英《家則堂大參南歸》：“故國衣冠已變遷，靈光此際獨依然。一身幽薊三千里，兩鬢風霜十九年。歸去午橋非舊日，夢飛秋塞隔遙天。江南遺老如公少，青史名高萬古傳。”^[32]

至於家鉉翁到底南歸何處，現存記載頗有出入。明曹學佺說是“放還眉山”^[33]；宋林景熙《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小序籠統說“乃歸江南”，宋王應麟《家鉉翁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誥》文末有明人陳朝輔所作的小注，說是“歸臨安以死”^[34]，明鄭真《書盤峰先生墓表後》也說“歸歿臨安”^[35]。就以上材料以及家鉉翁長期在江南為官、弟弟避難在閩等情況進行分析，應該是回臨安的說法更符合實際一些。相反，《蜀中廣記》的記載則不很可靠。比如家鉉翁明明是被羈置河間，《蜀中廣記》卻說“元人解禁，聽其自便”；家鉉翁被放還時已經八十二歲，《蜀中廣記》說他“徒步還家”，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回眉山的說法不很可信。

註釋：

[1]《宋史》卷421，第36冊，第12598—12599頁，中華書局，1985。

[2]祝尚書先生著錄《則堂集》云：“其集編刊情況不詳。明代唯《內閣書目》卷三著錄，曰‘《則堂先生文集》六冊，全，……名《瀛洲集》，凡十七卷’。所以稱《瀛洲集》，蓋集中所收以被羈管瀛洲（治河間，今河北河間縣）時作品為主。原本久佚，今傳乃大典本。……《四庫全書》據大典本著錄。翰林院鈔大典本（四庫底本），今藏北京圖書館，傅增湘嘗據以校庫本，跋稱凡改正一百一十八字，可見原輯大典本之佳。民國時，嘗以文淵閣四庫本影印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今北京圖書館等猶著錄清鈔本數部，俱源於大典本。”（《宋人別集敘錄》卷27，第1355—1356頁，中華書局，1999）

[3]《錢塘遺事》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小序，《文天祥全集》卷16《集杜詩》，第431頁，中國書店，1985。

[5]家鉉翁《讀〈春秋〉序》，《全元文》第11冊第73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下文中提及的篇名，如果不另加注明，均出自《全元文》第11冊第407—411卷。

[6]《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小序，《文天祥全集》卷16《集杜詩》，第431頁，中國書店，1985。

[7]《送陳真谷赴邢州幕》，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8]《假館詩》，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9]《謝劉仲寬惠茶》，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10]張彥舉名英，李舜臣名稷。《全元文》第13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收有張英《肅甯縣尹李公德政碑》一文，所寫的就是李稷的政跡。

[11]《伯成嘗受學於……自拔於流俗》，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12]《劉文蔚久苦目眚……因詩記之》，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13]《贈談故人高鵬舉》，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14]《談藝錄》第151頁，中華書局，1984。

[15]毛萇曾為河間獻王博士，董仲舒是河間屬邑廣川人。

[16]關於家鉉翁的學術傾向，見拙文《論家鉉翁的思想特徵——兼論其北上傳學的學術史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12期）。

[17]《寄江南故人》，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6。

[18]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19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9]《西州舊俗……感舊事用前韻》，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6。

[20]《春欲暮雪作不已簡子新》，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6。

[21]《九日偶成呈彥舉》，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22]《朱信叔洛陽人往佐長安省幕》，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23]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24]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25]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6。

[26]《寄洞霄道友清溪翁》，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5。

[27]《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文天祥全集》卷17，第461頁，中國書店，1985；《河間》三首，《文天祥全集》卷14《指南後錄》卷2，第367頁。

[28]《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小序，《文天祥全集》卷16《集杜詩》，第431頁。按，文天祥十分敬重家鉉翁，其現存作品有9首詩為家鉉翁而作。從《指南錄》看，文天祥對充祈請使的南宋五位重臣，只對家鉉翁敬佩不已，其餘則一概加以貶斥，如罵賈餘慶“凶狡殘忍，出於天性”，吳堅“畏怯”、“殊無殉國之意”，謝堂“無識”、“可鄙惡”，劉岳“狹邪小人”（《使北》，《文天祥全集》卷13《指南錄》卷1，第318—319頁）。河間相見，文天祥除了喜悅、敬佩之外，甚至還流露出一絲羨慕家鉉翁處境的意思（《河間》三首）。

[29]《九日登瀛台》，文淵閣四庫本《則堂集》卷6。

[30]《元史》卷18《成宗本紀》，第385頁，中華書局，1976。

[31]《霽山文集》卷1，文淵閣四庫本。

[32]《白雲集》卷3，文淵閣四庫本。

[33]《蜀中廣記》卷46，文淵閣四庫本。

[34]《四明文獻集》卷5，文淵閣四庫本。

[35]《滎陽外史集》卷40，文淵閣四庫本。